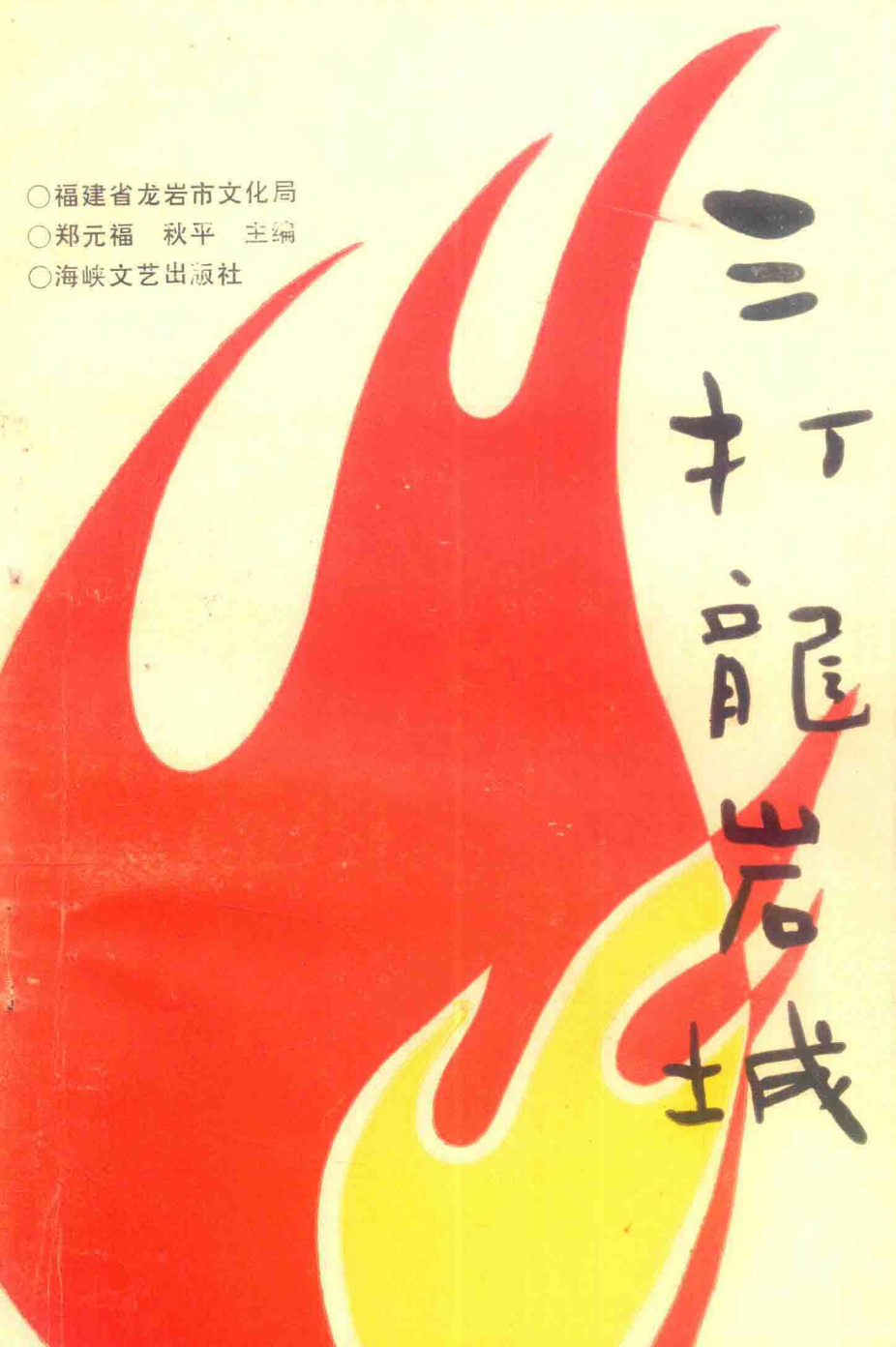


○福建省龙岩市文化局
○郑元福 秋平 主编
○海峡文艺出版社

A large, stylized graphic of a flame or fire, rendered in vibrant red and yellow colors, dominating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The flame has a dynamic, flowing shape with a yellow core at the bottom right.

三打龍岩城

三打龙岩城

福建省龙岩市文化局

郑元福 秋平 主编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9年5月

三打龙岩城

郑元福 秋平 主编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省漳平县印刷厂印刷

升本787×1092毫米1/32 5.25印张 112千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7—80534—170—2

I·161

定价：1.60元

内 容 提 要

龙岩是我国早期老革命根据地之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斗争20余年红旗不倒。本书收集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朱德、陈毅、邓子恢、郭滴人、邱金声等人在这里领导革命斗争的神奇故事，再现当年龙岩人民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情景。为了纪念红车入闽、古田会议和三打龙岩城60周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谨将部分可读性较强的革命传说结集出版，献给读者。

目 录

虎穴夺枪记	1
红军三打龙岩城	2 1
故人	2 7
老母鸡与三块银元	4 1
老杨的锦囊妙计	4 4
保护侨民	4 7
草鞋船	4 9
兄弟便是朱德	5 3
退猪记	5 6
军长——马夫	5 8
军长请客	6 0
陈毅拜师	6 2
莲花山之战	6 4
邓老种南瓜	6 6
睡棺突围	7 1
智擒“母夜叉”	7 4
从实际出发	7 6

不为乌纱为人民	7 8
滚地龙	8 1
智除林一株	8 3
大义灭亲	8 6
夜袭龙岩城	8 8
驳壳枪“点名”	9 0
智斗“洋公角”	9 3
智取赤水炮楼	9 6
红小鬼智擒中央军	9 8
眠床与棺材	100
劝父	102
将计就计	103
神奇的复活	105
粪桶送粮	107
巧送盐粮	110
卖茶叶的女人	112
抢救红旗	114
三根扁担	116
一切从我做起	118
智斗中央军	120

赤胆忠心·····	123
被通缉的老太婆·····	125
龙潭歼敌记·····	127
黄斜民团覆灭记·····	133
红军女司号员——廖仁美·····	136
夜袭敌碉堡·····	141
儿童团巧施妙计买电池·····	143
“猪肚屎”血溅孟头·····	145
智斗业主团·····	147
邱梅发用计抓贼·····	149
火烧炮楼·····	151
后田暴动传说·····	153
血洗罗祠·····	156
后 记·····	158

虎 穴 夺 枪 记

—

1928年初夏，这正是禾苗满田青，杜鹃满山红的季节。

这天清晨，夜色还没有完全散去，东边天上隐隐露出一抹鱼肚白。从后田乡通往龙岩城的山间小路上，飘荡着淡淡云雾。山路两旁，青松挺立，翠竹成丛。周围静悄悄的，只有琤琮的山泉似琴弦拨动，叮咚、叮咚……

突然，从远处林间传来一阵“窸窣”的脚步声。不久，只见两个威武的青年后生，迈着矫健的步伐，雄赳赳地走来。走在前头那个青年，约莫30岁，颇长的个子，清秀的眉宇，饱经风霜的面庞上，一双深邃的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头戴一顶黑绒礼帽，身着一件靛青布长衫，手执一把玉柄折扇，一条银光闪闪的怀表链子别在衣扣上，俨然是个走方郎中的装扮。跟在他后面那个青年，看上去还不满30岁，长得宽肩阔背，浓眉大眼，虎墩墩象座铁塔。从外表装饰看，分明是个“挑伕”的模样：戴一顶竹叶尖顶斗笠，着一双麻耳草鞋，扎一条粗布腰带，肩上挑着两个沉甸甸的药箱子，压得青竹扁担“咯吱，咯吱”地唱着歌。药箱子上坐着一只机灵的小猴子，骨碌碌地转动着一双碧绿的眼珠子。这两个青年是谁？前面走的那个叫陈志康，是后田乡赤卫队队长。后面那个叫邓大山，是赤卫队员。根据内线同志的报告，后田乡的逃亡地主陈添禄，最近向反动军阀陈国辉买了20条枪，正在准备招募一批地

痞流氓，妄想乘机偷袭后田。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保卫红色苏维埃，县委指示：必须赶在陈添禄拼凑反革命武装之前，把这20条枪夺取过来。经过乡党支部的研究，决定派陈志康和邓大山去执行这一任务。

他们为什么要化妆成走方郎中呢？根据分析，陈添禄的这批枪支可能寄放在他女婿——陈国辉的军需副官王仲庵家里。而这王仲庵和他的三房姨太太陈君君，都身患一种痼疾，素有见医必求的怪癖。事有凑巧，陈志康从小学医，精通医道。他七、八岁的时候，父母亲因为交不起陈添禄家的租子，先后被伤天害理的陈添禄逼死，从此便成为孤儿。后来，陈志康在江西赣州做工的叔叔把他接了出去，十二、三岁时就进了一家中药铺当学徒。俗话说，“卖药十年成郎中”。陈志康经过这十几年的磨炼，加上从小勤学好问，记性又好，因此什么药性呀，汤头呀，阴阳辩证呀，四诊八纲呀，都背得滚瓜烂熟；中医的内外妇儿各科，门门精通。他平日给穷苦人家开个方子，抓帖药，几乎药到病除。……在党的教育下，陈志康参加了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陈志康受党的委派，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参加了1928年阴历2月13日的后田暴动。

此际，陈志康和邓大山擦开大步，紧追慢赶，不多工夫便来到了龙岩城外的浮桥头。快进城了，陈志康心情很激动。他站在桥头，放眼望去，只见滚滚的龙川河，从山城的西北方向蜿蜒东去。他的心潮如龙川河奔腾不止。临行时老支书再三叮咛的话语又在他的耳边响起：“志康呀，讨饭手里也要有根打狗棍，闹革命没有枪不行！陈添禄这些土豪劣绅，为什么世代代骑在我们穷人头上拉屎撒尿？就是因为他们手上握着刀把

子，抓着枪杆子。我们要遵照毛委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教导，要抓住刀把子，枪杆子。一定得把陈添禄这20条枪夺过来！”陈志康想着，不由得攥紧了拳头，一种战斗前夕的紧张、激动、喜悦的心情涌上心头。他回头招呼一声邓大山，两人随着进城的人流走过浮桥，来到南门城外。

太阳已经升得一竿高了，城门还紧紧地关闭着。城门外挤满了进城的乡下人，有担蔬菜的，有挑煤炭的，有推大粪车的，有背山货的，人挨人，肩擦肩，熙熙攘攘。人们左等右等，好不容易才看见两个背“吹火筒”的匪军，“呸呀，呸呀”地把城门推开了一条缝，但是仍然不让进。又过了老半天，一个斜挂皮带的家伙才懒洋洋地站到门内的一条板凳上，扯起鸭公嗓子嚷道：“上峰有令，现在是非常时期，大家把良民证拿在手上，一个一个进城！”邓大山眼睛一瞪，心里骂道：“放狗屁！什么非常时期，还不是被我们暴动的枪声吓破了狗胆！你小子别神气，等着瞧，老子总有一天收拾你！”

“干什么的？良民证！”轮到邓大山进城门时，斜挂皮带的家伙却故意刁难起来。他手上明明拿着邓大山的“良民证”，却颠过来倒过去，好象要从豆腐里找出根骨头来，就是不让进。邓大山一时火冒三丈，正要发作。陈志康连忙走过去，掏出一包“美丽牌”香烟，抽出一支朝这家伙递将过去，陪笑道：“手艺人，四海为家，行个方便！”又指指邓大山说：“鄙人挑伙！”

“噢，卖药先生。”斜挂皮带的家伙朝陈志康上下打量一番，见来人派头不小，便“嘿嘿”干笑几声，还了“良民证”，把手一挥，放行啦！邓大山心里窝着一肚子火，朝地上

狠狠吐口唾沫，回头骂道：“呸！风吹破衣衫，狗吠邈逼人！”陈志康笑着说：“这世道，人分几等，衣分几色，一点也不奇怪。走吧！”

陈志康和邓大山进了城门，穿街走巷来到西门一家临江酒店。两人上了楼，找了个雅座坐下。一位跑堂见来了客人，满面春风地走上前来问道：“两位客人想吃点什么？”陈志康把手上的玉柄扇“哗——啦”打开，放在桌角上，客客气气地说：“来一斤沉缸酒，两碟荷包蛋，外加三小碗粉丝油葱豆腐花！”跑堂一听这“一、二、三”暗语，心中大喜，再看看扇面上那朵殷红殷红的山茶花，高兴地说：“两位等等！”便咚咚咚下了楼，一会儿又一阵风似地端着茶盘上楼来，笑道：“贵客远来，喝杯山茶！”

暗号对过，陈志康问：“陈添禄还住在陈家祠吗？”跑堂答道：“还住在那里，不过情况有变！”陈志康问：“什么情况？”跑堂说：“昨天夜里陈添禄这小子把枪支转移到他女婿王仲庵家去了。”陈志康问：“是陈国辉的那个军需副官吗？”跑堂说：“正是他。”陈志康眼睛一亮：“好啊，果然不出所料！”邓大山听罢，高兴得抡起拳头正要往桌面上捶，立即被陈志康射出的两道炯炯目光制止了。邓大山连忙收回拳头，搔着头皮搭讪地自语道：“就是藏到阎王殿去，也要把它夺过来！”陈志康沉思片刻，又问跑堂说：“这王仲庵住在哪儿？有多少警卫？”跑堂答道：“住在胭脂巷内的陶然别墅，只有一个警卫班。”这时有几个人走上楼来，跑堂端起茶盘，高声喊道：“好咧——粉丝油葱豆腐花两碗！”

且说后田暴动那天，陈添禄险些丢了老命，逃进城来后整天六神无主，心里又恨又怕。恨的是祖业沦丧，死不瞑目；怕的是革命势如烈火燎原，来日不堪设想！他曾求救于陈国辉，要他派兵清剿，但这陈大麻子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推托要出兵广东打陈济堂，无暇顾及几个土共。他也曾试图联络那些逃进城来的乡绅，但这些家伙鼠目寸光，一听说要掏腰包，一个个都打退堂鼓，真是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了。于是，陈添禄只好自己咬紧牙关，出重价向陈国辉买下了20条枪，妄图来个孤注一掷。这家伙为人阴险刁毒，奸诈多疑，对这20条枪看得心肝宝贝似的，这里放着不放心，那里藏着不安全，最后觉得还是放到女婿王仲庵家里保险。

王仲庵是什么人？说起来一本戏也唱不完。这小子原本是个破落户的飘零子弟，祖上是南安一带有名的大官僚地主。王仲庵本人，从小读了十几年的子曰诗云，自恃满腹经纶，但偏偏没人买他的账。于是，他自暴自弃起来，整天嫖娼宿妓，吃喝玩乐，得了一身不治之症。俗话说：“臭猪头，自有烂鼻子闻。”后来，王仲庵被陈国辉看中，认了同乡，居然破格提拔他当了个“军需副官”。这小子小人得志，一阔脸就变，集贪婪残忍、骄横暴戾于一身，连他的主子陈国辉也让他三分。

王仲庵又是怎样成了陈添禄的女婿呢？说起来也不奇怪。常言道：“鱼找鱼，虾找虾，乌龟专爱找王八结亲家。”陈添禄的女儿陈君君是个大破鞋，中学念书的时候名声就很坏，谁见了都要吐口水。因此，年近30还嫁不出去，陈添禄只好把

她养在家里做老闺女。有一次，王仲庵到陈添禄家喝酒，陈君一旁陪着，两人眉来眼去就勾搭上了。明明是只烂灯盏，王仲庵却以为捡了个金盘盘，无非贪陈君有几分姿色罢了。而陈君呢，虽然看王仲庵长得红鼻绿嘴，年龄也大自己十几二十岁，但看他官运亨通，威风得很，巴不得往这根高枝上飞，于是，一好盖百丑，两人臭气相投，一拍即合。陈添禄是个趋炎附势之徒，既然陈君和王仲庵两厢情愿，他也就落得个顺水推舟。就这样，陈君当上了王仲庵的第三房姨太太，陈添禄也就成了王仲庵的“泰山”。遗憾的是，一晃5年过去，陈君竟连个屁也没放，同大房、二房争风吃醋起来，自然就少了点资本。因此，终日求仙卜卦，寻医服药，眼巴巴地盼着能生下个崽子来。

再说陈志康和邓大山出了临江酒店，来到东门胭脂巷口，摆开药摊子，便给人看起病来啦！当时，走方郎中都要附带敲锣鼓、耍猴戏。他们俩耍了一会儿，就吸引住了街上的来往行人，里三层外三层地把个药摊子围得水泄不通。摊子上摆满了瓶瓶罐罐，堆满了大包小包。摊子外围，还挂着一溜病家赠送的锦旗，旗上用篆、隶、行、草各体书写着“华佗再世”、“妙手回春”、“妇孺之友”各类赞词。

陈志康和邓大山耍完猴戏，又表演了精彩的武术，博得观众热烈喝彩。接着，就开始卖药。只见陈志康笑微微地双手抱拳，向大家作揖道：“诸位父老兄弟姐妹，本人远道到此，看病施药讲究‘认真’二字，目的不是为钱财，而在于为民除病，救死扶伤！凡看病处方，一律不予收费，药物也只收些工本。哪位要看病？”没等陈志康把话说完，人丛中早有七、八

个人挤上前来要求看病。一时争先恐后，热闹非凡。这边陈志康假戏真唱，一一认真给予诊脉开方；那边邓大山笑脸相迎，个个按方抓药收钱。两人忙得不亦乐乎。

鼎沸的人声传进胭脂巷内的陶然别墅，惊动了陈君君。她忙走到窗前，挑起竹帘朝街上一看：嗨！只见一个药摊子前挤得人山人海，比什么迎神赛会还热闹哩！她心里想，这准是从哪里来的大医生！求医的心情又油然而生。她回过头去，朝躺在床上就着青灯吸鸦片的王仲庵咋呼说：“喂，你来看看！街上准是来了名医，看病的人真多！”王仲庵正在吞云吐雾，一听陈君君说“名医”二字，心中一动。但转念一想，当今共党崛起，时局不稳，人心不古，真假难分，遇事还是谨慎三分为好。于是，他对陈君君说：“你呀，可真是病急乱投医！你我这病，连外国医生都摇头。嘿，一个闯荡江湖的走方郎中，能有多大本事！”陈君君一听，心头不由得酸溜溜的，撅起那张鲫鱼嘴，装娇撒痴地说：“唷，外国佬放个屁你也是香的！俗话说，医病医人缘嘛！”王仲庵听她话中带刺，正要婉言几句，一个勤务兵却提着水壶走了进来。这是个撒尿也不看场合的角色，一进门就唾沫四溅地咋呼起来：“哎呀，陈太太！你怎么不到街上去看要把戏？嗨，那两位走江湖的真有两下子，拳头打得出花，把戏耍得新奇，我是平生第一次见！还有，那医道也真呱呱叫！我亲眼看到一个酒糟鼻去找那位医生看，那医生一眼就看出他患的是什么花——病……”这小子也乖巧，刚要说出个“柳”字，见王仲庵的佛爷眼珠一瞪，连忙改口杜撰出一个“花病”的名目来。但他一时说溜了嘴，还洋洋得意地往下说：“医生说专治这种病，内服外敷，五帖药见效，

半个月病除。要是不信，砸烂招牌不付钱！……”王仲庵听勤务兵吹得神乎其神，心里象被猫抓了一样，又痛又痒，伸出三个指头捏了捏血红的鼻子，想了半天，最后向勤务兵挥手喝道：“去！去去！”这勤务兵拍马屁拍到了马脚，自觉没趣，冲完开水便悻悻地走了。

勤务兵的这番话，陈君君是句句吞落肚。她知道王仲庵是个极端自私残忍的家伙，对她陈君君的病是不会放在心上的，只有抓住他的心病，才能治服他。于是，陈君君忸怩作态地说：“仲庵，你这鼻子还是设法治一治，免得人家笑话嘛！”

这话果然灵验。王仲庵喟然叹了口气，心想：我何尝不讨厌这“红鼻子”！因为它，我王某逢人矮三分。要不，何止这么一个“军需副官”！只是常听说共党一会儿化妆什么医生，一会儿化妆什么军政要人，神出鬼没，简直防不胜防！再说丈人昨天又把20条枪寄放在此，莫要烧纸钱引鬼神，不能不防呀。

陈君君象看透了他的心思，扑嗤一笑说：“你呀，老是疑神疑鬼！我就不信，难道到处都有共党？再说，我们养着一个警卫班是干什么的？”王仲庵说：“人心隔肚皮，还是提防着点好！”这回可触怒了陈君君。她屁股一扭，趿双潮州木拖，“吧哒，吧哒”冲出房门，边走边说：“好，好，看你流脓去，我可不能跟着你活守寡……”看来，陈君君是非把医生请来不可。王仲庵慌了手脚，一骨碌从床上翻了起来，眨巴着一双白眼珠子思忖道：“君君的话也未尝没有道理，共党哪能到处都是！再说，即使一两个共党窜进来，嘿嘿，我这里还住着一个警卫班呢！共党也未必三头六臂，……”王仲庵越想胆子越壮，于是，他走到楼梯口，大声喊道：“勤务兵！你去把那

两个医生叫来！”

邓大山见王仲庵的勤务兵投下名片，暗暗高兴，心想这小子果然上钩啦！他正要动手去收拾药摊子，却只见陈志康把名片往勤务兵面前一递，说道：“抱歉得很！请你回去禀报王副官，我这里生意正忙，看病改天再说吧！”勤务兵苦苦哀求，陈志康却婉言拒绝。勤务兵只好收回名片向王仲庵回话去了。

邓大山看着勤务兵远去的背影，两道眉毛顿时弯成了两个大问号，扭头看看陈志康，只见他若无其事地还在给病员看病。他心里暗暗焦急：“王仲庵这不是送上门来啦，队长你今天卖的是什么关子？”

王仲庵听了勤务兵如此这般的汇报，便在心里嘀咕起来：“嚟嚟，好大的架子！这医生莫非自恃有术，故意抬高身价？唔，也是人之常情！……”陈君君一听医生请而不来，更相信这医生医道高明，不同凡响。她一古脑儿地埋怨勤务兵不会办事，对王仲庵说：“要不，我自己去请！”“那何必呢！”王仲庵回头对勤务兵说，“你再跑一趟，客气一点嘛！”陈君君说：“看你凶神恶煞的，又不是叫你去抓壮丁哇！”

这回陈志康收下名片，对勤务兵说：“王副官既然如此盛情相请，我们这就去！”说着吩咐邓大山收拾好药摊子，跟着勤务兵直朝陶然别墅而去。邓大山挑着药箱子走在后面，蹬蹬的脚步声震得连地皮都微微颤动着，他心里暗暗佩服陈志康的深谋远虑。

三

陈志康和邓大山随同勤务兵进了胭脂巷，通过二道门岗，

来到王仲庵别墅的大厅。勤务兵搬来椅子，招呼说：“二位稍等片刻！”说罢走进后厅去了。

阴森森的大厅里，剩下陈志康和邓大山两人，只听西边墙上那架德国大壁钟在嘀嗒作响，气氛显得有点紧张。陈志康心中浮起一个疑团，马上警惕起来。俗话说，敢入虎穴不畏虎。长期的对敌斗争，使陈志康养成了沉着、镇定、临危不惧的性格。他脑子里一面考虑着下一步的行动方案，一面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反背双手，观赏着厅堂里的陈设。只见大厅中间，摆着一张八仙桌和几条红木椅子，桌上放着茶具和几件蹩脚的古玩。正厅屏风上挂一幅中堂，上面画的是一只凶猛的秃老雕和一堆怪石，这大概是仿清代“扬州八大怪”的作品，再看那屏风下的神龛上，放着一个玻璃箱子，箱子里装着一尊德化烧瓷的观世音菩萨。佛像前的一个青铜香炉里，正燃烧着檀香，飘荡着袅袅青烟。大厅两边墙上，挂着几张西洋风景画。陈志康看着这些不伦不类的摆设，暗自好笑：王仲庵卖弄风雅，灵魂空虚，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对鬼神的膜拜上。今天观音菩萨也救不了你的命了。

邓大山果然是个粗中有细的后生。这时他在想，王仲庵这小子莫非想学那《水浒传》里的高太尉，演一出“豹子头误入白虎堂”的把戏？嘿嘿，老子可不是那豹子头林冲！不信，骑着驴子看唱本——走着瞧吧！为了防备万一，他把椅子挪到天井边的一张香案桌旁坐着，提起钱袋子，“哗啦啦”，把花洋、毫子、铜板往桌上一倒，叮叮当当地算起钱来。他考虑，这样一则可以避开陈君君的视线，免得被这女妖精认出来；二则万一出事，可进可退，可攻可守。陈志康看了心里高兴：邓